

WENYI TANSUO SHUXI

文艺探索书系

SHIJICHU DE KUHUN

XIA ZHONGYI ZHU

世纪初的苦魂

夏中义 著



创

属经验层次，经验析的 科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追问经验何以发生及其存在形态，从而使

模糊趋向清澄，使难以言说变得可被言说。再创性不是原创性，也不是单纯的续承性，在吸收过程中，倾注了

自己的胆汁与胃液，既吃草，也吃高蛋白，但挤出来的是奶与血，分明带着自己的体温、脉动与气息。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纪初的苦魂



文艺探索书系

夏中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陆震伟

文艺探索书系

世纪初的苦魂

夏中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3 字数 195,0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309-4/I·1021 定价：9.50元

编辑前言

最近几年，我国的文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气和活力。作家、理论家的想象领域和思维空间迅速拓展。这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文艺探索书系，正是在这样一个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应运而生的。

书系兼收创作和理论。创作部分，除了按体裁形式选编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作品外，还将考虑出版个人的探索作品集和某一方面的多人探索作品集。理论部分均为组织撰写的专题论著，其

中以探讨文艺基础理论为主，兼收对作家作品进行多角度考察和宏观性研究的著作。两者的编辑方法略有不同，但都要求贯穿着鲜明的探索精神。我们希望这套书能成为当代文艺变革的一个缩影，从中可窥探到作家、理论家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了解到作家、理论家的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称这套书为“书系”，则是为了突出在整套书的选题结构和每一本书的逻辑结构方面对体系性的追求。

文艺创作，文艺研究，属精神劳动的范畴。精神劳动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探索精神是一种开拓精神。它体现了追求真理的虔诚和执著，体现了创造意识的清醒和强烈。社会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未知领域进入已知领域，除了探索这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捷径。文学发展史其实也可以说是文学探索史，文学创新史。探索是科学发展、艺术繁荣的强大动力。

在创作实践中，探索作品和非探索作品，很难截然分开。凡是成功的作品，都一定会有探索的成分。“书系”突出强调“探索”二字，并不是要否定或轻视未入选的作品的探索价值。我们只是想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一些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从编辑思想来说，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积累和交流探索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想提倡和发扬探索精神，以造成一种宽松的、和谐的“精神气候”和文化环境，打破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中的某种消极的思维定势，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地发展。

探索也可以说是实验。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往往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获得的。探索过程是实

验过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它的探索成果一开始便要和社会直接见面，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一定要有严肃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但既然是探索，有时就难免幼稚、粗糙甚至出现失误。我们认为，只要能从中获得新的认识，即使是失误，也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迈出的可贵的一步。当然，充分肯定探索精神，并不等于说具体的探索作品，包括这套“书系”在内，便无可争议。如果这样要求，是不符合探索的本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定要提高实践的权威性，把裁判权真正交给实践法庭，由实践来对探索的成果作出抉择。为了使社会主义文艺探索活动健康地、正常地开展，我们将坚持党的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交流，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互切磋。同一论题，只要观点、方法不同，出书并不以一种为限。

编辑出版文艺探索书系，本身也是一种探索。我们等待着指点和批评。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序



刘辉扬

夏中义的学术新著《世纪初的苦魂》完稿，且继其《艺术链》后又被收入“文艺探索书系”，带给我双重的喜悦。

周围的世界名利聒噪，“安贫乐道”的古训已显得太不合时宜，夏中义却苦恋文哲之学，心无旁骛，伏案笔耕，与王国维这位世纪初的苦魂娓娓对话，终于写出了这部追求人生苦痛的审美超越的王国维美学的专著。读着夏中义的著作，如同聆听一首弥漫着对人生价值遥深关怀的安魂曲，眼前似乎升起一片蔚蓝，心灵变得更加宁静，充满安慰和喜悦。

商风商雨铺天盖地，那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一切，凡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或回答实际现实问题的学问倍受冷落，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这套纯学术探讨性和高文化品位的丛书，竟然仍能出下去，就如同在寸土寸金商

厦林立的南京路上，得以保留一片绿茵。深知这片学术绿地的继续存在是何等的不易，想象到在这片绿地上将继续播散出鸟语花香，内心更是充满安慰和喜悦。

二

在《艺术链》问世后，夏中义对“20世纪的中西美学关系和中国美学”这一疑难重重，同时也极具魅力的学术区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王国维是他选定的第一个研究对象。

王国维(1877—1927)可以说是本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个天才。他虽然只活了50岁，其学术生涯更为短暂，却在许多性质迥异的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堪称卓越的建树。他从事美学研究的时间更短，只是在青年时期五六年间醉心于美学，旋即放弃，却一身兼二任：既揭开了中西美学关系史的序幕，又为现代中国美学举行了奠基礼。王国维如同群星璀璨的美学天空倏然划过的一颗流星，王国维美学却在中国美学史上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所谓“异样”是指：它既与中国传统的文论、诗论骨肉相连，又与西方现代哲学、美学的哲理情思脉搏与共；既绽露出20世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撞背景下兴起的现代中国美学的新面貌，同时又带着文化价值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旧交织、及理论形态尚欠成熟的特点。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王国维是旧世纪最后的一个美学家，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个美学家。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以剖析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关系和王国维美学为主题，并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

三

方法论的高度自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圆融契合,是夏中义治学的一贯追求。体现在《艺术链》里,就是把握文学的审美特性,将文学研究从认识层面沉潜到文化心理层面,用文化心理美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文艺理论的新体系。在《世纪初的苦魂》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比较美学意识,用文献学比较和发生学比较相结合的影响比较方法,考察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关系和王国维美学。夏中义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世纪初的苦魂》,似乎形象地表征,他用文献学—发生学比较,精细审视叔本华和王国维的美学文献,探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影响和构建其美学时的心路历程和心灵跌宕,终于发现了两个灵魂发生跨时空心灵感应的奥秘,并破解了王国维美学中潜隐的心灵密码,那就是:以优生意识为核心的生命感悟。是为“苦魂”。

夏中义认为,影响比较是对王国维美学进行整体研究的前提。影响比较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文献学比较是影响比较的初级阶段,发生学比较是影响比较的高级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套用—个著名的公式就是:发生学比较有赖于文献学比较,文献学比较有待于深化为发生学比较。

影响比较是要回答王国维受过叔本华的哪些影响?是什么性质的影响,是译介和模仿,还是扬弃和再创?那就绝不能停留在印象阶段,也不能仅靠语录引证或经验归纳,而必须把影响比较安放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文献学比较。影响和接受是双向互动的复杂过程:其初始总是带有译介、模仿、

转述的性质；其后才有再创性成分渗入并逐渐增加；再创性内容与译述引证往往浑然杂陈，还常以变本义引用的形式呈现，致使扬弃和再创与译述和引用胶结难分，有些研究者就是由于缺乏扎实的文献学比较，而迷失于译介和再创之间。夏中义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比较的基础上的，这从他对于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把握和理解上可以看出；从他不仅注意王国维那些直接引用叔本华的论文，而且更注意绝少叔本华语汇的《人间词话》和并非理论著作的《人间词》，并从中发现了它们与叔本华具有更加内在的血缘关系，更可看出。

但是单凭文献学比较，只能回答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什么影响，还不能回答王国维何以会接受叔本华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和接受是如何发生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把文献学比较深化为发生学比较、发生学比较，就是要阐释影响一接受的动力和过程。

夏中义运用发生学比较，有一个深层理论背景，那就是与传统不同的思想史观。传统的思想史观，或者把思想史看作纯粹是概念的自己运动，或者是认为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或宏观世势直接决定思想家的思想。这两种表面截然对立的观念，有一种共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对思想家个体的主体价值的漠视，即认为思想或理论由谁提出纯属偶然，并不重要，历史要求某种思想理论出现，总会有人把它提出来，如果不是“你”，自然会有“他”。运用这样的观点、方法，即使能清晰勾勒出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且在每一思想理论上冠以思想家的名字，思想家个人的主体价值也并未得到确认。

夏中义认为确认思想家个人的主体价值，就要承认思想

史首先是思想家创造的历史，思想的发展并非简单地由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只有通过思想家的中介，才能对思想史发生作用。因而由“这一个”而非“那一个”思想家来体现历史的要求，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偶然因素，思想家的个性追求和灵魂跌宕，必然会给思想史打上自己的印记，甚至成为思想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人格表征。

所以，用发生学比较法考察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重在探索影响—接受所以发生的个体内在心理动因，它是以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故称价值心态定势，可以用思想家个人的微观人生际遇加以说明。这与夏中义在《艺术链》中把文学研究沉入文化价值心理层面，在观念和方法上有明显的一致性，可谓异曲同工。

确实，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其所以会接受另一个学者的影响，都不可能是强制性和被动的，而只能是主动的选择。一个学者只能接受他愿意和能够接受的东西，经验表明，接受的诱因，常常是因为影响者对接受者提供了某种启发或表达：启发是指，影响者使接受者由心存困惑忽觉豁然开朗；表达是指影响者能将接受者难以言说的心中所思，说得明白、痛快。但影响—接受发生的深层原因，却是双方存在着共同的文化价值心理因子，即双方潜在着——影响者对于接受者的合目的性和接受者对于影响者的合对象性——这样一种双向对应关系，夏中义称之为潜在的“文化契约”，影响—接受的发生不过是这种潜在的“文化契约”的兑现，就如同两个半圆合成一个圆球。在影响与接受之间，接受者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发生学研究重在揭示接受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学研究实质上是对接受者曾有过的灵魂波动的一种挖掘或确认。

四

《世纪初的苦魂》由上下两卷构成。夏中义在其学术论文中,常用音乐术语来隐喻某一理论架构构件间的有机关联。袭用他的方法,我把本书的上下两卷也比作一部乐曲的两个乐章。

上卷实际运用文献学—发生学比较方法,剖析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关系和王国维美学;这是第一乐章,奏出了主题,主旋律充分展开。

下卷是对前人王国维研究的研究,在方法和对象两方面与上卷紧密呼应,既是对前人运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之得失的检讨,也是对自己的方法和结论的再验证,而且使自己的方法和结论得到了深化。这是第二乐章,乃是主题的变奏,同一主旋律反复出现,并变化发展。

两个乐章的节奏、旋律是和谐的,上下两卷的方法和对象是互渗互证,相辅相成的。对于全书主题的分析和论证,都是不可缺少的。

出于谋篇布局的考虑,我想先谈一点对下卷的感想,把对上卷的理解放到稍后再谈。

我以为,《世纪初的苦魂》的下卷,似可当作王国维美学研究小史来读。因为在这里,夏中义对将近七十年来的王国维美学研究作了相当系统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举凡专门研究王国维美学或较多涉及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大多考察到了。夏中义在考察时,力求对前人研究之得失,作出全面的分析:对前人之得,热情给以肯定彰扬,虽非名家也不轻

慢,唯恐留遗珠之恨;对前人之失,也直言予以指点评说,虽是大师也不讳言,但求无不实之辞。他仔细阅读前人论著,在掌握材料上狠下功夫,态度谨严,在分析检讨时,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文风犀利。近年来读多了那种背靠背不得罪,面对面不碰撞,不痛不痒的论文。读夏中义的下卷顿觉耳目为之一新,竟然会心动加速,精神为之一振。心想且不论文字的内容,就是这种文体风格就有不容低估的文化意义。

在读夏中义下卷的同时,也读了被他用作分析对象的某些前人论著中的文字,尤其是那些在学术与政治不分,把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政治化,用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的年代里写出来的文字,如夏中义所概括的,那动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法的简单僵化,态度上的蛮横独断,真是感慨良多。

《世纪初的苦魂》下卷的主旨虽在对前人的王国维美学研究,作价值评判和逻辑评判。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是相当大的,其对学人的启发意义,当不限于王国维美学研究。

五

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上卷中,已对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关系及王国维美学作出了主要结论,参照他在下卷中的补充,试将其主要结论用压缩式表达如下:

(1)天才情结与人生逆境严重失衡的灵魂之苦,是驱动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影响和投身美学的价值心理动因。

(2)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影响的过程,也就是他建构自己美学的过程,两者具有内在的同步性。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静庵诗稿》(1905年 前

后)→《人间词话》(1906—1908),标志着王国维心路历程的三个阶段,大体对应着王国维对叔本华由学识领悟→情态反刍→理性积淀(或学理再创)的接受三部曲。

(3)王国维以生命感悟对叔本华作人本主义解读和悟性扬弃,为构建自己的美学找到了坚实的思辨基点。

这主要表现在:突破叔本华泛意志论的外壳,直取其人本内核;将人的定性 with 定位变化无常的叔本华人学复调,转化成自己的人学主调,这是通过将叔本华的生存欲望说,发展成为生理性的生活之欲与精神性的势力之欲的异质欲望说才实现的。

(4)人生痛苦的审美超越是王国维美学的思辨基点,它来自叔本华,但已经过价值扬弃和方法重铸。

因为人生苦痛已不再是物质匮乏引起的欲念受阻,而是势力之欲受阻引起的灵魂之苦;审美也不再是暂时麻醉痛苦的镇静剂,而是对人格更新或灵魂净化有潜移默化之功,即无用之用。

这一思辨基点,既是沟通王国维与叔本华对人的价值关怀的共鸣点,也是导致他们价值分野的临界点,更是凝聚王国维美学理论构成的聚焦点。

(5)王国维美学由四大板块构成(略举其目,精彩论述无法详叙):

天才说——审美—艺术主体论。

无用说——审美性能论。

古雅说——艺术程式论。

境界说——诗学理想论。是王国维美学的峰巅。

(6)王国维美学是一个再创性的、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

系(或半体系)。

所谓再创性是与模仿性或原创性相对而言,那是指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又加以扬弃从而创立了既有西方风采又有中国气质,中西合璧,古今融会的美学。

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同时,他之所以热衷于中国艺术研究,其原动力也是来自他对生命价值的执著。

准体系是就其理论形态而言,王国维美学有一个思辨基点,有一套核心概念,其思辨基点本来能够统辖这些概念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但王国维毕竟未将它们培育成一个轮廓分明且逻辑自圆的概念演绎系统,其基本概念与核心概念间的有机联系是潜在的。所以,它并不具备体系的外观,但又具备了形成体系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不成体系的体系,即准体系或半体系。

夏中义美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把握住王国维美学的思辨基点,揭示了它与其核心概念间的潜在逻辑关系,把一个隐性结构,变成了一个显性结构,把如同散珠片玉般的王国维美学,连缀成一条珠玉纷呈,璀璨夺目的项链。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夏中义对王国维与叔本华美学关系和王国维美学的研究的主要结论。这样抽象、概括不可避免地把一个血肉丰莹的肌体,剥离得只剩下几条筋骨,但也许比借一斑窥全豹略胜一筹。

六

王国维只是揭开了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序幕，夏中义的《世纪初的苦魂》也只是写下了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的第一章。等待他去研究的课题尚多，在本世纪中国美学大家中，能够同时构成中西美学关系史和现代中国美学史重要环节的美学家，就有鲁迅、朱光潜、李泽厚等人。对于鲁迅与尼采，朱光潜与克罗齐、李泽厚与黑格尔（不是康德）同样可以和应该用他在本书中运用得卓有成效的文献学比较和发生学比较相结合的影响比较方法加以研究。这样不但会对鲁迅、朱光潜和李泽厚的美学获得新的认识，也会对现代中国美学在西方美学影响下的发展形成新的认识，而且，会使文献学—发生学比较方法得到发展。

读了本书以后，总感到有一种遗憾，就是对王国维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着墨太少，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主悲倾向、意境学说等等在王国维构建其人本—艺术美学中究竟有无作用？夏中义能从《人间词话》那没有叔本华语汇的地方看到叔本华的身影，可谓目光如炬，为什么却看不到皎然、司空图的身影，哪怕模糊朦胧些也无妨，这里试问是否也存在着什么障碍？虽然是瑕不掩瑜，也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加以注意。

1994年5月

目 录



序	刘辉扬
---------	-----

小引	1
----------	---

上卷

第一章 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的思辨

基点源自叔本华	5
---------------	---

第一节 天才说	7
---------------	---

第二节 无用说	16
---------------	----

第三节 古雅说	23
---------------	----

第四节 境界说	30
---------------	----

第五节 结语	47
--------------	----

第二章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的价值

心态定势	53
------------	----

第一节 灵魂之苦：天才情结与人生	
------------------	--